

现代文化视野中的契诃夫

李嘉宝 著

教授论丛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现代文化视野中的契诃夫

李嘉宝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教授论丛
现代文化视野中的契诃夫
李嘉宝 著

主 编	王之望 周 坚	封面设计	刘梓钰
责任编辑	关 静	版式设计	李 丽
责任校对	郭武群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腾龙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1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866-7/I·180
定 价 580.00 元(全 30 册) 单 价: 15.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荒诞世界中的智者·····	(1)
一、痛苦的童年·····	(1)
二、艰难的求学·····	(4)
三、初涉文坛·····	(7)
四、品味成功·····	(10)
五、走向成熟·····	(16)
六、两极之旅·····	(21)
七、杰作迭出·····	(27)
八、巨人间的交往·····	(35)
九、迟来的爱情·····	(40)
十、巨星殒落·····	(48)
第二章 形而上真实·····	(58)
第三章 模糊把握·····	(71)
一、材料组织·····	(73)
二、主题表达·····	(75)
三、人物刻划·····	(77)
四、审美观念·····	(79)
五、叙述观点·····	(81)
第四章 荒诞意识·····	(84)
第五章 存在主义色彩·····	(95)
附录：文学史上第一个“反英雄”形象·····	(114)
第六章 爱情与情爱·····	(122)
一、憧憬与幻灭·····	(122)
二、人性的赞歌·····	(131)

(一) 亲情·····	(132)
(二) 友情·····	(137)
(三) 同情·····	(141)
(四) 情感的交织·····	(144)
第七章 女性命运与妇女观·····	(148)
一、作为男性附庸的女性·····	(149)
二、罩在婚姻“套子”下的女性·····	(150)
三、被丈夫厌弃的妻子们·····	(152)
四、“可怜但却无罪”的女性·····	(154)
五、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女性·····	(155)
六、崇拜偶像的女性们·····	(157)
七、契诃夫笔下的“上流”女性·····	(159)
八、人性的蜕变与异化·····	(159)
九、沉闷、觉醒与选择·····	(161)
第八章 艺术特征·····	(165)
一、艰难问世·····	(165)
二、内容简介·····	(166)
三、多元化的主题·····	(167)
四、新颖的创作方法·····	(174)
五、独特的叙述视角·····	(179)
六、简洁而幽默的语言·····	(180)
第九章 人物系列分析·····	(187)
一、“厌倦”人物系列·····	(187)
二、“沉闷”人物系列·····	(199)
三、狂人系列·····	(206)
四、儿童系列·····	(216)
(一) 美丽的孩子们·····	(217)
(二) 高贵的孩子们·····	(219)
(三) 被伤害的孩子们·····	(222)

第一章 荒诞世界中的智者

一、痛苦的童年

1860年，这是反动残暴的农奴制在俄罗斯生存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一年的1月17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诞生在塔干罗格市的一个小商人家里。他的出生地波利采伊斯基大街和房主的名字格努托夫，都是很有意思的，前者是俄语“警察”的音译，后者与俄语“弯腰、折腰”一词的读音相近，这好象是从谢德林或者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中取来的，但恰恰从某一个侧面吻合了时代的本质，也预示着他今后的生活道路不会充满阳光和鲜花。

他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契诃夫是一个开杂货店的小商人，虽不善经营，但为人专横跋扈，令人生畏。孩子们哪怕是无意中犯一点小小的错误，他就会暴跳如雷，拳打脚踢，耳光像雨点般落下。契诃夫后来写道：“我还不到5岁，父亲就开始教育我，简单的说，他就开始打我，每天早晨，我醒来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今天会不会挨打？’”学校的一个同学对契诃夫说，他在家从来没挨打过，契诃夫却认为他是撒谎。打完之后，小安东还得忍着屁股的疼痛，按惯例去亲吻父亲那只狠狠教训过他的手。父亲的暴力，给契诃夫的心灵留下长久的创伤，后来，他伤感地说：“我们的祖父被庄园主打过，最低微的官员也可以对他饱以拳脚。我们的父亲挨

过祖父的打，而我们又挨过父亲的打。我们所继承的是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血缘呢？”他还说：“我在童年时代没有童年。”这种惨痛的经历，使契诃夫从小就痛恨毫无人性的专制。契诃夫在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写道：“请别忘记，是专制和谎言……断送我们的童年，……我宁愿作为一名受害者也不当一名刽子手”。对残暴的专制制度的痛恨，对凶狠的奴役者的厌恶，对美好人性的向往，这是初步人生路的契诃夫的最强烈体验。

契诃夫的父亲不仅粗暴，而且还懒惰，他常常借口有事要出去，而命令契诃夫在寒冷的冬天替他照看小杂货店。可怜的契诃夫不得不一边忍着刺骨的寒气做作业，一边听着店员无聊的谈话和酒鬼的粗俗的玩笑，尽管他还年幼，却已目睹了贫困、丑恶、懒惰和愚昧。

让契诃夫受不了的还有父亲对宗教的虔诚。在他的脑子里，杂货店与教堂的恶梦总是交织在一起。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宗教如此笃信，所以他把最好的时间用在了读圣经和做祈祷上。但他去做礼拜，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义，而是那些神秘而优美的礼拜仪式、光耀夺目的烫金圣像、闪闪发光的祭袍、旋律悦耳的赞美歌以及跪拜、划十字和燃香的芬芳。他强迫儿子们和他一起参加每天的主要弥撒。由于东正教堂里没有座位，孩子们得连续站几个小时，礼拜仪式壮严的气氛使他们目瞪口呆。但不久，巴维尔觉得孩子们光去做弥撒是不够的，他本人天生一副好嗓子 and 灵敏的听觉，于是便带头组织了一个唱诗班，让孩子们常常排练到深夜。契诃夫兄弟一边忍受着饥寒，一边还得含着眼泪赞美天主赐与他们的食物和温暖。这种荒谬的生活令契诃夫非常不愉快。他在 1892 年 3 月 9 日给列昂季耶夫——什切格洛夫写信谈道：“……当我回忆起自己童年时，我感到它曾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今天，我一点儿也不信教。当我和两个哥哥在教堂唱二重唱‘忏悔歌’或‘天使之声’时，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我们，并且羡慕我们的父

母。而我们却感到自己是在受苦受难……对我们兄弟来说，我们的童年确实是一场真正的苦难。”

当然，童年时代的契诃夫从家里获得的不仅是苦难。尽管他的父亲思想狭隘、行为粗暴，但他还是颇有些艺术才能的。巴维尔不仅通过自学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还怀着崇敬的心情笨拙地画圣像，后来画得还很不错，有些圣像被契诃夫妥善地保存了下来。他的母亲叶甫盖尼亚·雅科夫列夫娜秉性善良且十分勤劳，有一颗高贵的心灵。因此，契诃夫说：“我们的才干来自我们的父亲，而我们的情感则来自我们的母亲。”

幼小的契诃夫在家里没多少欢乐，走出家里来到大街上，触目所及，看到的都是肮脏和沉闷。他的故乡塔甘罗格是一个衰败的港口城市，道路泥泞，路旁长满了野草，两边的建筑矮小破败。在这里外国富商趾高气扬，而俄国的老百姓都度日维艰。这里人们对生活缺乏应有的热情，每天只忙于吃、喝、生儿育女。契诃夫在《我的一生》中写道：“在整个城市里，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塔甘罗格是多么肮脏、空虚、死气沉沉、愚昧无知，真令人厌烦。在这里，我不曾见过一块没有拼写错误的招牌。大街上空空荡荡，只有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以及身穿长衫、头戴鸭舌帽的纨绔子弟……无所事事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有几个戈比就心满意足，而对自己的前途却漠不关心。在这个地方，特别令人讨厌的是经常关闭的百叶窗。”契诃夫觉得，俄国外省城市这种无所作为的气氛给他带来某些影响，但对自己属于这帮萎靡不振、对美好未来缺乏信念的居民而感到痛苦。他热切希望自己能走出令人气闷的塔甘罗格，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进行一次跨越辽阔的俄罗斯大地的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长途跋涉。

人们常常用金色来形容童年，但童年对于契诃夫来说，他体验到的只有痛苦与荒诞。

二、艰难的求学

1868年8月23日,契诃夫进入塔甘罗格俄语语法学校预备班学习。那时,他是个脸色有些苍白的胖孩子,圆圆的面孔,浓密的头发,有一对充满梦幻的栗色大眼睛。他举止文雅,待人谦虚,外表有些冷漠,不时也显得非常活跃。他模仿周围同学的一些可笑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使得同学们都感到惊讶。

学校的老师大都是令人生厌的。教务长季阿科诺夫行踪诡秘,常常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因而被人叫做“蜈蚣”。他从精神上摧残孩子们。史地教员克拉姆萨科夫则用不堪入耳的粗野话辱骂学生。教拉丁文的捷克人马班监视学生,到处怀疑有政治阴谋,喜欢给警察局写告密信。显然,这正是契诃夫在小说《套中人》中所提到的那些举止粗野和心胸狭窄的老师。

在这所8年制的语法学校里,只有教宗教史的老师波克罗夫斯基神甫博得契诃夫好感。这个精明而有学问的人,酷爱文学,在课堂上侃侃而谈,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他发现契诃夫有幽默天才,亲切地给契诃夫起了个外号“契诃昂泰”,并建议他去读莫里哀、斯威夫特、谢德林的著作。这个老师为契诃夫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语法学校不愉快的生活并未扼杀契诃夫幽默的天性。契诃夫善于讲幽默故事,而且不知疲倦,所以深得同学们的赞赏。当他讲的笑话引起哄堂大笑时,自己却不动声色。如果他想到一个笑剧也让别人参加表演。他的讽刺很温和,妙趣横生,不怀恶意。在他看来,不管运气怎么不好,人们都需要欢笑,以使自己从失望中摆脱出来。有一次,契诃夫化装成乞丐去叔父家,他伸出了手,装成可怜的样子。他天才的表演竟蒙住了叔父,叔父被他愁眉苦脸的惨相感动了,给了讨饭的人三戈比。全家人为这一天真无邪的恶作剧笑了很久。

1873年秋天，契诃夫思想上出现了对他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转变：他对戏剧发生了兴趣。在这一年，他有机会观看了奥芬巴赫的滑稽歌剧《美丽的海伦娜》的演出，演得虽然不高明，但却深深震撼了他。他进入了一个充满幻想、伪装、浮华、虚假和双重人格的世界，这一切使他眼花缭乱。他以同样兴奋的心情看了《哈姆雷特》、《钦差大臣》等，对要看的演出他没有任何概念：悲剧、喜剧、歌剧、轻歌剧，无论什么他都喜欢。他坐在顶层楼座的边上，满怀深情地吸着尘土、脂粉和浆糊的气味，激动地等待着富有魅力的启幕。在他看来，艺术家的生活，他们夸张的即兴表演，甚至于他们不安定的游荡生活，与家里死水一潭的郁闷气氛相比，是多么振奋人心啊！

契诃夫不仅着迷于看戏，还热衷于实践，他与具有喜剧才能的兄弟和妹妹组成了自己剧团，在亲戚、朋友和邻居面前演出。他极富表演才能，常常把观众逗得大笑不止。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安德烈·德罗希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每次只要安东·巴甫洛维奇登台表演，观众就止不住大笑。说实在的，他把剧中的人物演得惟妙惟肖。”

由于不善经营，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破产了。由于担心无法还债而被关进监狱，遂于1876年4月3日悄然离家远赴莫斯科。在此之前，契诃夫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因不满父亲的专横独断已先期离家出走到莫斯科，这样，塔甘罗格只留下了契诃夫和他母亲，两个弟弟与妹妹。不久，因债务问题，契诃夫家里房子和家具被强行抵押和拍卖，母亲和弟弟、妹妹也只好去了莫斯科，契诃夫一个人孤单地留在了塔甘罗格。

这段生活对契诃夫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他为了养活自己，完成学业，他不得不去当家庭教师，为了得到几个卢布，他从一个学生家到另一个学生家，满城奔跑。寒冬里，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短外套，冻得直打哆嗦。成年以后，他在回忆这一段少年生活时曾说，

他像忍受“长期剧烈牙痛”一样忍受着穷困的煎熬。尽管常常是饥肠辘辘,脑子被无穷无尽烦人的事所缠绕,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坚持不懈的学习。低年级时,他确实因懒惰和不专心而成绩显得糟糕,而到了高年级,他变得严肃认真了。语法课成绩逐月上升。星期日和节假日,他一头钻进新开放的市立图书馆。在那里,他什么都看:叔本华、雨果、寒万提斯、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由于塔甘罗格的生活如此艰难,他常常感到自己处于悲观的边缘,因此叔本华的哲学给他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

生活虽然异常困苦,天性热情、善良、慷慨的契诃夫并没忘记帮助别人,他的同学伊萨克穷得没有饭吃,契诃夫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伊萨克与他一起轮流去教一个学生,每月挣3个卢布,他们像兄弟一样平分这份微薄的收入。困苦的生活并未使他自惭形秽,总是坚强地面对一切艰难。他在1879年4月8日给弟弟米舍尔的信中写道:“你的信有一点使我很不喜欢。你为什么把自己说成是‘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兄弟’呢?你知道吗?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呢?在上帝面前,在智慧、美和大自然的面前,可能是渺小的,但在人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你是诚实的人,难道不是吗?你不是什么骗子。因此,你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诚实的人。要记住,一个诚实的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渺小的人。别把‘谦逊’和‘自卑’混为一谈。”

少年契诃夫对生活充满热情,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骑马、射击、狩猎,他睁大眼睛,热切地关注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到郊外大自然里去领略美丽的景色,对什么都感兴趣,从而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各种素材。事实上,此时的契诃夫已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但只是把它当作谋生糊口的手段,他的最终志愿是当一个医生。1877年11月,他给哥哥寄去了几篇“杂文”,请哥哥转给莫斯科的报纸,都不成功,第二年,他又寄去几个小剧本,滑稽剧《母鸡为什么咯咯叫》、讽刺喜剧《强中自有强中手》和悲剧《失去父亲的人》。他那富

有艺术才能的哥哥亚历山大对他的悲剧不以为然，对他的喜剧却颇为欣赏，认为“文体优美，构思巧妙，……谁知道，也许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

艰难困苦，玉汝以成。三年多的独立而艰难的生活，使契诃夫迅速地成熟起来。他变得严肃、冷静、谦逊、头脑清醒。他追求保持独立的行动和独立的思考。他热切地盼着早日毕业，到莫斯科去与家人团聚，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展翅翱翔。“莫斯科！莫斯科！莫斯科！”这一希望的呼声，他在后来的作品《三姊妹》中通过女主人公呼喊出来了。1879年6月，契诃夫终于以优秀的成绩通过毕业考试，获得令人羡慕的、盖有帝国印章的毕业证书：“品行端正，上课守时，学习勤奋，作业认真。”并因此获得市政府每月25卢布的助学金，使他得以继续学习。

1879年8月6日，19岁的契诃夫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这个嘴唇上蓄着一撮稀疏的胡须，有点像和善的、目光深邃的基督的年轻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梦幻般的渴望。

三、初涉文坛

团聚的欣喜很快就过去了，契诃夫怀着沮丧的心情细看了未来的栖身之地。他们全家住在属于妓院区的格拉乔夫大街的一间地下室里，在这间阴暗的陋室里，晾在绳子上的衣服整日散发着呛人的潮湿气味，令人不堪忍受。从地下室的通风窗向外望去，只能看到街上来往行人的脚步挪动。走出地下室来到街上，举目见到的只有破烂不堪的房屋，肮脏齜齜的店铺和在门廊下伫立着的妓女。在这里，只存在着贫困和堕落，但是，对于一位将要描绘人类痛苦的文学大师来说，这里又是何等理想的观察场所啊！

契诃夫到莫斯科不久，就顺利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初进大学，契诃夫是失望的，在他的心目中，大学就像知识的阳光

照亮的希腊式教堂一样神圣。但他发现这里到处都是阴暗丑陋、破旧不堪的房屋,心里很是惊讶。在上了几节课后,他的失望情绪越发强烈了。他后来写道:“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墨守成规,死记硬背,学习那些东西无非是要尽快把它们全部忘掉。”尽管幻想破灭了,他为将来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还是勤奋的学习着。

此时的俄罗斯,人们对专制的沙皇封建体制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大学生们更是狂热,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猛烈地抨击沙皇的压迫政策,喋喋不休地争论,秘密起草煽动性文章。契诃夫拒绝与这些狂热分子一致行动,在他看来,进大学是学习治病的本领,而不是推翻政府,当医生就不能做革命者。他本能地厌恶喧嚣和杂乱的人群,反对随声附和,随波逐流。因为一旦盲目行事,一个人的批判精神就会在众人的吵闹声中埋没,他的个人主义倾向使他不愿屈从于任何小集团的压力。因此,他成了大学里政治运动的旁观者。

当然,契诃夫并不是对民众的贫困无动于衷,他非常理解和同情他们,他自己也是一个贫困者。但他认为,俄国人在抱怨之前,应该首先通过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他相信,只要对每个人进行教育,只要每个人有坚定的信念,社会是可以进步的。契诃夫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践他的生活理念。由于父亲的无能,两个哥哥颓废和不负责任,19岁的契诃夫只好勇敢地挑起家庭的重担,扮演了一家之主的角色。他决意要在家里培养诚实、勤奋的品德,以改变家里穷困而又凌乱的生活。他一面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家里每一份收支,一面考虑为弟妹们筹措学费,如何使两个哥哥的才华得到充分发展,如何使父亲从卑贱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又如何使母亲摆脱摧残身体的沉重家务。为使亲人脱离困境,契诃夫认为,任何牺牲对他来说都不过份。在契诃夫坚强而又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他家里的境况很快有了初步改善,从地下室搬到相对宽敞的另一座房子的二楼上。

为了挣钱，契诃夫开始编写一些故事寄给幽默刊物。根据编辑要求，这些故事应该是短小滑稽的，因此迅速编写的那些故事、喜剧、小品等，都是描写笑剧中常见的人物：戴绿帽子的丈夫，轻佻的女人，渎职的官吏，受骗的商人，发酒疯的军官，笨拙的牙医，失去风姿的老处女……1880年1月13日，在稿件屡遭退回之后，他在周刊《蝉》的“读者信箱”栏内致新作家的一封信中，读到了与他有关的这样一段话：“相当不错，我们将发表你寄来的文章。我们为你未来的工作祝福。”时隔不久，他又收到编辑部的一封信，通知他每行字能领取5戈比稿酬。两个月后，他终于收到刊有他的《顿河的主人斯蒂凡·弗拉基米罗维奇·N致博学的邻居弗莱德里克博士的信》的杂志。20岁的契诃夫此时还没意识到，他一心想当医生，然而他真正的职业就在这时悄然开始了。当然，他更没想到，一颗闪亮的文坛巨星正在升起。在首战告捷的鼓舞下，他从此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写作。他创作的唯一目标是：迎合主编。他不知疲倦的写作，向《蝉》投寄了大量滑稽小品文，在与《蝉》闹翻后，又在另外两家周刊《闹钟》和《观众》上发表文章。1980年他发表了9篇故事，1881年13篇，1883年发表了129篇故事、文章和报道。在创作这些长短不一、反应也不尽相同的故事同时，契诃夫还为“莫斯科”生活专栏写文章。为报道和编辑社会新闻，他出入法庭、文艺咖啡馆和剧场后台，广泛搜集素材。他同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接触，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年轻的契诃夫，对俄国社会各个阶层已有了深刻的了解。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左的和右的，都装在他的脑海里，等待着契诃夫笔下生花。但由于契诃夫初涉文坛主要是为了挣钱，再加上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亚历山大三世登基后，立即实行血腥的镇压政策，新闻书报检查更加严厉，自由空气被扼杀，契诃夫没有写出多少有深刻意义的作品。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不愿在这些“无聊的文章”下面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使用了许多笔名，诸如，“无脾脏的人”、

“我兄弟的哥哥”等,最常用的笔名是“安托沙·契诃昂泰”,这是童年时代宗教史教员波克罗夫斯基神父对他的称呼。

值得一提的是,1880年的冬天,他以极大的热情写了一部情节杂乱的四幕长剧。该剧虽然内容杂乱,语言累赘,但是它已经包含着契诃夫作品各个重大主题的雏形。戏一开始,剧中人的对话就定下了全剧的基调:“无所事事……我们渐渐厌倦了……我亲爱的尼古拉……整日无事可做……实在令人烦恼……空虚忧虑……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外省某地,一幢乡间小屋被令人厌烦的沉闷气氛笼罩着。一群游手好闲、胸无大志的人懒洋洋地打着呵欠,幻想着有朝一日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可他们又不愿作任何努力去同自己麻木不仁的状况决裂。与他们对立的是一些贪婪的讲求实际的新贵,这些人为维护自己地位,可以干出任何勾当。该剧主角普拉托诺夫,他被不幸的生活所折磨,执意要通过玩弄异性感情寻找乐趣,他善于诱惑自己周围的女性,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她们,同时也糟蹋自己。该剧对人物荒诞的生存处境和无奈的生存状态都有独到的描写,这些人物又在他后来的杰作中出现。再加上各色各样的人物,从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物画廊。

应该指出的是,初涉文坛的契诃夫虽然没写出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他创作的天赋已显露出来,人们已经看到,他具有塑造典型人物的艺术天才和戏剧家的灵感,更重要的是,他已表现出可贵的现代人类文化意识。

四、品味成功

初步文坛的契诃夫按照自己深藏的愿望生活着:以写作为挣钱的手段,以治病为职业。1883年他对大哥亚历山大说:“我是新闻记者,因为我写了许多文章,但是我不会以记者为终生职业。如果我还继续写文章,那将是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写的。”契诃夫始终

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拿听诊器,而不是笔杆子。“我将致力于医学事业,这是我成功的唯一道路”。1884年,契诃夫如愿以偿,他在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中获得成功,他为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感到自豪,这一年的6月25日,他给《光明》周刊的社长兼主编莱金写信说:“现在我算是住进了耶路撒冷新城。从此我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了,因为我的口袋里有了医生证书。”

获得行医资格的契诃夫,通过在乡间的行医的机会,得以深入了解俄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状况。他不仅看到了农民生活困苦,更在这些憔悴的病人身上,看到了农民的粗俗、无知、酗酒成性,托尔斯泰所歌颂的心地善良、具有大地赋予的深邃洞察力的农民形象到哪里去了?这个巨大问题,促使契诃夫独立思考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农民问题。

在巨人辈出的俄罗斯文坛,在“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80年代,从旁门跻身文坛的契诃夫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首先,他要受到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显赫名声的压抑。诚然,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已分别于1881年和1883年逝世,而依然健在的托尔斯泰为使自己成为圣人也表示要告别文坛。可是他们的作品占据了每一个人心灵,使正在成长的一代文人不敢投入竞争。能够比前一代文学巨人做得更好一些吗?起初,契诃夫甚至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只是抓紧时间写作,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从不着意提出当代任何道德、宗教或社会问题,也从不向读者提出任何忠告。他唯一关心的是使读者开心,促使他们去遐想。就这样,从1880年至1884年间,他以不同笔名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种幽默刊物上发表了300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小品文,仅有几篇小说,诸如《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心理分析是多么洞察入微,他的嘲笑又是多么辛辣。其次,契诃夫要面对专制暴力对自由思想的扼杀。亚历山大三

世统治下的俄国，政治上特别黑暗，特务到处横行，人人自危。在东正教最高会议教长、沙皇的心腹和顾问康斯坦丁·别波多诺斯采夫的影响下，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死气沉沉，有谁发表一点个人见解，都会被视为颠覆性言论。著名幽默刊物《光明》周刊的社长莱金在 1884 年 4 月 11 日致信契诃夫说：“你的小品文好极了，可我担心有的文章难以通过新闻检查。近一个时期，我们承受着很大压力，我们要被压垮、被窒息了。”的确，新闻检查官善于透过那些最无害的描述，看到了对沙皇、军队、宗教以及家庭道德的影射攻击，因而契诃夫的作品不止一篇横遭删节或被拒绝发表。

不论是面对文坛前辈盛名的压抑，还是面对沉郁的社会气氛，天性随和的契诃夫倒也能泰然处之。就其性格而言，他不是一个叛逆者，而是一个对人性持怀疑态度而又温和的观察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通过一个又一个小故事，他细致、纯朴而又忠实地描绘出了现代俄国社会的一幅巨型画卷。在这幅画卷里，人们看到城市和乡村日常生活中各色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没有文化的粗鲁农民，因废除农奴制而失去了大半财产、游手好闲的土豪劣绅、天真地追求伟大理想的大学生、幻想破灭的教师、腐化堕落的官员以及社会地位卑微的各类人物。对于这些可怜的人们，契诃夫描绘了符合他们各自性格特征的不幸遭遇。通过对一系列琐事的描述，契诃夫揭示了黑暗社会所掩盖的奥秘，令人目不暇接。日常生活中的荒谬现象就这样展现在读者眼前，而作者本人并没有直接进行评论。他的作品没有指控，也没有辩解，只有活生生的事实。在这奇迹般的肖像长廊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每一篇故事似乎永远不会枯竭。

1885 年 12 月 10 日，契诃夫应莱金之邀，乘火车前往雾城圣彼得堡——俄国的行政中心和大文豪们生活的地方。的确，圣彼得堡集中了那个时代的名流：谢德林、格里戈罗维奇、乌斯宾斯基……；在这里还游荡着伟大的亡灵：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涅